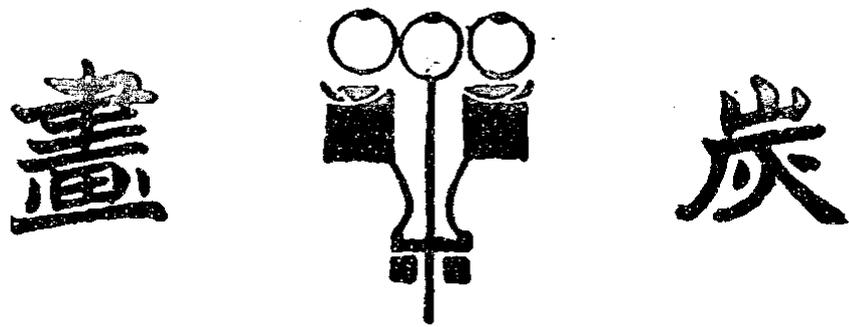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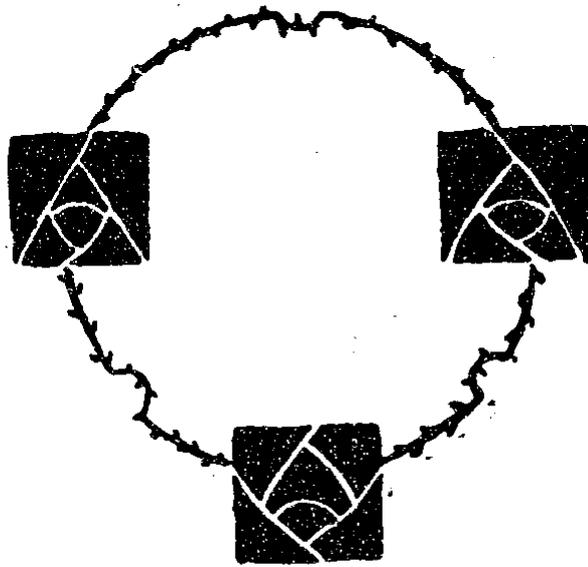


画 炭

MCMXXVI



著 × × 支 敦 克 羅 × 蘭 波
譯 × × 人 佐 周 × 楷 會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目錄

著者像

第一章	此章記書中二三人物及後事因緣……………一
第二章	此書記他人及幻象……………一九
第三章	思索與得策……………二九
第四章	此章可題曰獸在阱中……………三三
第五章	此章記羊頭邨法廷及此中人物……………四三
第六章	庶女叫天……………六一

(1)

第七章	無題一	七
第八章	無題二	七七
第九章	無題三	八五
第十章	才子之得勝	一〇一
第十一章	凶終	一〇五
結末	一〇七
關於「炭畫」	一〇九

第一章 此章記書中二三人物及後事因緣

羊頭邨邨長廡舍中，百物寂靜，如入播罌粟時也。邨長拂闌舍克

廡肥老農也，方伏案匍筆，作書極謹。邨會書記滂（尊稱猶言先生）

淑什克年少多望，則立窗下驅蠅自衛。廡中多蠅，有如牛牢，四壁受

其點染，已失本色，案頭畫像上之玻璃，簡紙印章聖畫及邨長典牘，

莫不如是。蠅羣飛，亦趣邨長，不異常人，而尤喜集淑什克頂上，以

其髮加香澤，且灑花露，蠅輒作大羣，盤旋於上，旋下集頂髮分披之

處，蠕蠕而動，成深黑色。淑什克謹舉其手，疾扑之，拍然作響，蠅



飛起聲營營然，淑什克撮髮拾蠅屍，擲之地。

時午後四時，全邨皆寂，邨人方力作田野間，惟舍外有牛，就牆自磨其身，又時以鼻近窗，氣息咻咻，口涎狼藉，或回首擲背上，以逐蠅，復以角觸牆。淑什克則窺窗叱曰，「訶訶！」旋又對窗前懸鏡，自理其髮。

久之，邨長忽作鄉音曰，「滂淑什克，盍爲我書此移文，吾不能也，且汝本書記。」顧淑什克時方不樂，凡彼不樂時，邨長僅能自爲之耳。淑什克乃答曰「書記奈何？書記之職，惟上書長吏耳，今致邨長如汝者汝自書之！」遂大言曰「邨長何物！一鄉農而已矣，汝可恣意自行，彼終一鄉農耳。」言已理其髮，且復對鏡。邨長似愠，答

曰，「第視之，吾不嘗與縣官飲茶耶？」淑什克曰，「茶亦何有！吾意殆無醴酒乎？」邨長曰，「誰也！亦嘗有酒。」淑什克曰，「諾，有酒亦可，惟吾終不書移文也。」邨長怒曰，「貴人乃爾自好，何緣乞爲書記？」淑什克曰，「孰乞汝者？吾之爲書記，第以與長吏友善，……」邨長曰，「善夫摯友也！彼至此，汝屏息不敢言矣。」淑什克曰，「盧肥盧肥，吾告汝，汝言太肆矣。汝曹俗骨，并書記賤職，皆觀吾喉，凡文明人與汝儕伍，祇令庸凡耳。使吾怒發，便當立時辭職，……」邨長曰，「汝行乎？然汝後將奈何？」淑什克曰，「吾不事此，豈遂至嚼椽度日耶？凡文明人，當能自養，汝可勿爲文明人過慮。昨日巡檢斯多勒比支奇謂我曰，噯，淑什克，汝直是鬼頭，不第

可爲副巡檢，以汝能知艸如何生也。咄，愚人何足與語？吾視汝曹書記之職，僅值唾棄耳。凡文明人，……」郝長曰，「惜哉，汝雖去，世界猶不至遽盡也。」淑什克曰，「世界不至遽盡，第汝常以敝巾蘸漆，書之簿上，迨他日隔絨衣覺夏楚加身，乃信快事耳。」郝長搔首曰，「然汝亦無利。」淑什克曰，「毋多言！」郝長曰，「唯唯，可也。」

時又寂然，惟聞郝長鐵筆徐刮紙上，唧唧作聲，久之，乃起立，以衣角拭筆，且曰，「善，吾事濟矣！」淑什克曰，可誦之，看汝雜糅成何物者？」郝長曰，「何云雜糅，吾惟取應有之言盡書之耳。」淑什克曰，「吾云可誦之！」郝長兩手捧紙，讀曰，「咨楮木郝郝長，今以上天父子及聖靈之名，亞門！如長吏命，軍書當神母祭後齊

備，又汝邨中長老處簿籍，又吾邨人助汝收穫者，汝知之乎？如是，當書成，稷者亦然，神母祭前送至，凡過十八歲者。以汝如不遵行，當得罰，吾亦然。亞門！」邨長每常禮拜，聞長老說教，末輒結以亞門，遂以爲凡有文書，亦當用此言作結，則詞益鄭重。顧淑什克乃大笑，問曰，「此何物耶？」邨長曰，「然則不如汝自書之。」淑什克曰，「諾，吾信將書之矣，以吾甚爲羊頭邨人羞也。」遂坐，取筆作圈久之，如蓄氣勢，已乃走筆疾書，傾刻卽成，隨理其髮，讀曰，「羊頭邨邨長咨楮木邨邨長爲徵兵事，如長吏來命，闔屬軍書，當於某年某月日齊備，故告楮木自治邨長，凡羊頭邨人記名簿籍，存該邨教會中者，當從速提出，齋交敵邨，又凡羊頭邨人在楮木邨作工者，

淑什克曰：汝讀

亦嘗與教會簿籍，同日歸郵，聽候點呼。此咨。一郵長謹聽之，狀甚肅，覺其文莊嚴美妙，且體裁完善，不失官樣，如首句爲徵兵事，郵長聞之，歎賞不止，而尤服爲之一字，以爲己雖百思，亦不能得，即或用之入文，下此又不能更著一字矣，而在淑什克手中，乃洋洋而出如流水，即縣署執事中，亦無善文之士過淑什克者矣。郵長隨取印，塗以墨，力按於紙，至几爲之顫，文書成矣。郵長曰，「諾，此寶也！徒書無益，需此寶也。」淑什克徐曰，「然，第記者則著書……，」郵長曰，「汝乃亦著書耶？」淑什克曰，「汝詭爲不知，乃故問我，凡郵會簿籍，誰所作耶？」郵長曰，「誠然。」。未幾又曰，「移文一出，軍書立至，迅如雷電矣。」淑什克曰，「汝當知應措此時，去郵

中游民耳。」郵長曰，「第將何術以去之乎？」淑什克曰，「吾語汝，長吏謂羊頭郵民品行益惡，常釀酒也。彼又曰，虛肥不善視其民，故責當在彼。」郵長曰，「吾知之，責皆在我。前此洛札爾加孕，法官命笞之二十五，以警將來。法官曰，因女郎爲此，非善也。爾孰命之者？豈我耶？否，非我也，法官也。吾何能爲？女郎如欲之者，任其自嬖耳。法官導之，乃加罪於我耶？」

時牛又以角觸牆其力至猛，廡舍爲搖，郵長恨恨，大呼曰，「訶訶」！書記則坐案側，對鏡自照曰，「善，孰令汝弗措意者？今言飲酒，事亦一轍。羊有疥，全羣爲敗，郵有醉人，亦令大衆趣酒家也。」郵長曰，「若言雖當，然田事方殷，自需飲酒耳。」淑什克曰，「汝第

聽之，可去來服，百事皆善矣。」邨長曰，「奈何？將令我其首耶？」淑什克曰，「不待去首，惟今方造軍書，可記名其中，令之抽籤足矣。」邨長曰，「第彼已娶，且有子一歲矣。」淑什克曰，「長吏奚知此事？彼亦不敢認，即認亦不見聽，時常徵兵，皆無暇晷也。」邨長曰，「唉，書記公，然則汝所言者，不關飲酒，第在來服之婦，此罪過也。」淑什克曰，「此何干汝？汝其自爲，善護汝子，彼已十九歲，抽籤期至矣。」邨長曰，「知之，惟吾必不出吾子，倘無他法，則以金贖之。」淑什克曰，「唉，富人哉！」邨長曰，「幸蒙神賜，有少許銀錢，不多也，願尙足爲此。」淑什克曰，「汝願出八百盧布乎？」邨長曰，「吾旣言之，自願出錢。如上天允我仍作邨長者，不二年，

錢皆返矣。」淑什克曰，「錢或返，亦或不返也。吾亦需錢，不能相讓，凡文明人用度，自較庸人爲多。今若能以來服代汝子者，未始非善，汝不能在道上拾八百盧布也。」郵長斬巨金，聞書記言，乃悅而微笑。久之，言曰，「咄。但事甚危險也。」淑什克曰，「危不在汝，何懼者？」郵長曰，「吾正爲是懼，事由汝爲之，而責皆在我。」淑什克曰，「甚善，然則請出八百盧布。」郵長曰，「吾未嘗言不惜錢也。」淑什克曰，「汝旣言錢可復返，又何借爲？雖然汝勿以郵長自信，長吏未知汝事也，使知之如我者，……」郵長曰，「汝得錢更多於我。」淑什克曰，「吾今非言郵會，但言昔日事耳。」郵長曰，「噫，吾無懼！所爲之事，特承上命而已。」淑什克曰，「善，汝可

更於他處陳之也！」

淑什克言既，取冠徑出廨舍。日已西下，郵人陸續自田野歸，有刈艸者五人，荷大鎌，見書記皆鞠躬曰，「敬頌神休！」（蓋指耶穌，波人篤於宗教，以此爲問訊之詞。）書記公聞之，惟舉香澤之首小頷之，不作「悠久無疆」一語，蓋心念文明人言此，滋不當也。淑什克積學，是文明人，衆皆知之，惟嫉善之人，見人才能軼羣，必加疾視，如鱗在目中，令夜眠不得安者，乃始疾淑什克，於文明一節，有所疑難耳。

今使吾展此巨人列傳，則其事如次。淑什克初受學於阿斯洛微支縣城，羊頭部者，縣屬也，至十七歲，已進至二級，使當時中途無礙

不輟其業，則前進當未可量，時淑什克年少好事，爲同塾魁，而教師執法，銜之特甚，淑什克遂怒，自裂其書，碎尺度筆墨，輟讀，更治他業，漸至郵會書記，且旦夕望進副巡檢之職焉。淑什克爲書記，事頗得意，蓋人有智能，必遭賞識，淑什克廣於見聞，能知郝人隱事，以是人皆敬之，且含戒心，懼偶不將意，得罪巨公也。卽士人相見，亦與鞠躬，農夫則遙立去冠曰，「敬頌神休！」願淑什克弗對，吾前言其故，謂文明人不當爲此，今詳言之，乃猶有他故在也。蓋淑什克才智無匹，思有所得，卽自下定說曰，「魂者，氣而已。外此更無他物矣。」且不止此，書記公方讀小說曰西班牙之伊色貝拉，一名宮廷秘事，爲勃來式勞氏在華沙分卷印行者。書極美妙，淑什克讀之喜。

又大感動，一日，至欲辭職赴西班牙。心自計曰，「摩爾福利得志，安見吾不能得志耶？」且又嘗謂處此野蠻邨中，僅有退步，則或決然竟去，亦屬當然，願是時適羈於事，此事維何，即後文所述者也。惟淑什克既讀勃來式勞氏分卷印行之傑作西班牙之伊色貝拉，因漸不信教會，及與教會有關之事物，以此之故，書記公遂不復對刈艸者之問，昂然徑行。久之，忽遇有女郎自田間荷鎌而返，方過淺沼，徒涉如鵝，提其裳，露脛作赤色，淑什克見之，乃曰，「鼯鼠善來！」遂立路旁，逮女郎過，即捉其腰吻之，復推諸水中，是則書記公聊以作劇者也。女郎皆呼曰，「噯，噯！」因大笑，至曰齒皆見。及衆過盡，淑什克聞其相語，意頗悅。女曰，「此可見，吾邨書記也。」

曰，「彼人顏色，正美如甘棠也。」或又曰，「且其髮作紫微華香，故一捉汝腰，汝首卽岑岑然矣。」

淑什克前行，意頗欣然，未幾，至一茅舍之次，忽聞人語聲，語似涉己，遂止籬後聽之。籬外爲園，櫻樹茂密，林中復養蜜蜂。蜂舍左近有二媪，一以圍裙盛山諸，方持小刀披其皮，一媪言曰，「唉，斯泰訶伐，吾甚懼，恐人將吾佛蘭納克去，使之當兵，令吾肉顫也。」披薯皮者答曰，「汝可往求書記，如彼不能救，則莫能爲力矣。」媪曰，「然吾安有物事足以相獻者？汝不能空手往見也。若郵長，乃猶善耳，汝第將鷄卵或酪餅或棉布或一母雞往，輒取之無他言，願書記則不爲理，彼人殊驕蹇也。若往謁者，必當啓汝錢包，出一膚布乃

可。」「淑什克慍而自語曰，「汝欲待我取雞卵，不可得矣！吾豈受賄者耶？汝良不如持母雞謁郵長耳！」言次，即分櫻枝，欲前呼二媪，而忽聞後有輪聲，乃急反顧，見一小車，中坐滂微克多爾，少年學生也，一冠偏著額上，口銜煙艸，佛蘭納克爲御，即媪所言者也。微克多爾依車沿而坐，見淑什克，即揮手呼曰，「淑什克，若何如者？郵中有何消息？且若尙以香油沃髮，深至二寸耶？」淑什克鞠躬曰，「恩主之僕在此！」願車行未數步，即低語曰，「願汝塗中折頸也！」淑什克殊惡微克多爾，其人爲郵中斯珂拉貝夫斯奇中表兄弟，每夏恒來見訪，願淑什克非特惡之，且畏之甚，以彼常作劇侮書記公，蓋不敬書記者，全郵惟此一人而已。一日，郵衆方會，微克多爾偶至，乃

面稱淑什克爲白癡人，又語農人，令毋信書記。淑什克恨之，極欲報怨，然安能者？彼雖知邨人隱事，足以相制，願於滂御克多爾乃一無所得也。

淑什克見學生忽至，心殊不懌，因蹙額而行，少頃，見小舍遙立道周，色乃復喜。此舍簡陋過於他屋，而狀頗整飭，屋前洒掃甚潔，庭中多菖蒲，籬旁臥木數株，有斧斫著木中，柄翹然上指，更進爲穀倉，戶啓未閉，側又有屋爲牛栖，亦以儲芻艸，後爲田圃，一馬立而噉艸，兩足受繫，蹢躅而步。牛栖前堆積腐艸，蓋以糞田者，二豕臥其上，側有羣鴨徐行，木旁別有一雞，方搔爬塵埃中，及得米粒或一蟲，輒穀穀作聲，母雞即疾飛趣之，羣啄其食，互相牽曳。茅舍戶內

有婦人坐而績麻，且績且歌，側臥一犬，伸其前爪，有蠅欲集其缺耳者，便舉掌扑之。婦年可二十，少且美，著素衣，絳帶爲束，髮上加冠，體健碩如地鰲，廣膊細腰，側儻多姿，一言蔽之，即俗所謂鹿者是已。婦姿首甚都，色蒼白，而爲陽光所侵，微作黃金色，目深黯，眉黑如畫，鼻形整直，脣絳如櫻，髮色淺黑，自冠緣下垂。時書記徐前，而臥犬忽起，曳其尾，乃大噪，時露其齒，狀若笑。婦微呼曰，「克魯契克，汝胡弗睡，蟲會嚙汝矣！」淑什克乃曰，「晚來佳。」婦應曰，「書記公，晚來佳！」而績不輟。淑什克曰「彼家居乎？」婦曰，「頃方工作林中耳。」淑什克曰，「事至不佳，吾從自治郵會來，有事相語也。」凡常人聞郵會有事相尋，意即告以不吉，婦聞言止績，

驚視書記，急問曰，「第何事耶？」時淑什克已入戶，立婦側曰，「願得接吻，然後相告。」婦怒曰，「趣去！」而書記公已以手圍婦腰，牽而近之，婦力避曰，「吾將呼矣！」書記公曰，「吾可人！……瑪利薩！」婦呼曰，「罪孽哉！」乃蒙死鬥，而淑什克多力，持之不肯釋。願克魯契克時乃進爲婦助，犬毛皆上指，隨怒鳴奔書記。淑克衣短袍，犬遂嚙其布袴，袴穿，及肉，肉亦穿，股肉既入犬口，犬便力擲，且搖其首。書記乃大呼曰，「耶穌馬理！」時蓋已忘其屬文間人矣。而克魯契克猶不肯去，淑什克拾木片擊其背，犬被擊，則大噪逸去，然未幾復來。書記公執柴亂舞，呼曰，「逐此犬！逐此鬼！」婦呼犬，驅之出戶。二人相向立，不作一語，瑪利薩不圖事竟至此。

乃大驚，已而自，「嗟夫，汝禍殃哉！胡爾視我爲？」書記呼曰，「報怨於汝，報怨於汝耳！來服將徵爲兵，吾欲救之，而今也，汝當自來就我，報怨於汝耳！」婦變色，如負重傷，張其手，啓口似欲有言，而書記已自地上拾綠綠之帽戴之，一手揮柴，一手執其破袴，疾行而去。

第二章 此章記他人及幻象

一小時後，來服僱木工盧迦斯坐地主車上，自林間歸家。來服體甚壯大，如出於斧鑿，身頗長如赤楊樹，每日往林中工作，以地主已盡闢林木於猶太人也。來服善伐木，故所得儲值亦多。每當自唾其掌，執斧一揮，作呼聲，斧下，松柏呻吟，木屑飛躍，遠至五六尺，及運木株加笨車上，來服力亦第一。猶太人手執尺度，巡行林中，仰視樹頂，誦烏雅之巢，見來服大力，莫不驚服。特洛斯拉者，阿斯洛徵支巨賈也，語來服曰，「善，來服，鬼攫汝！今有六格羅斯俾汝飲

酒，否，且止，今有五格羅斯，俾汝飲酒。」顧來服不理，方揮其巨斧，至金山皆震，時或大呼，聲越林木，彌漫樹間，同作反響，已而復寂，惟聞來服斧聲，落如霹靂而已。有時松栢亦發聲，聳聳如語，在空山中，恒有此狀也。時而伐木者謳歌繼起，而來服作歌，亦爲衆中第一。嘗自製一歌，以教伐木者，及歌，則來服之聲，又獨出衆上。歌曰，

「林中有物作大呼，荷荷！」

砉然聲一擊，荷荷！」

一个蟲子從樹落，荷荷！」

肩上斷一骨，荷荷！」

他是好鬚子，荷荷！

飛去已半死，荷荷！

人來問蟲子，荷荷！

可需醫師無，荷荷！

可需藥師無，荷荷！

止需一鋤與一斧，荷荷！」

來服若至酒家，則飲酒亦爲衆中第一。性喜息扶哈酒，既醉，便怒，與人鬪。一日擊僕人達瑪士頭作大穴，老媪育士訶伐言，魂在穴中，已可望而見矣。又一日，來服方十七歲，與兵鬪於酒家，時斯珂拉貝夫斯奇爲郵長，聞之，召來服至廨舍，扑其首數四，既而問之

曰，「來服，幸畏明神！若胡爲爾？此間訟汝者七人也。」來服對曰，「諾，貴人，老兵長日行路，足力已盡，逮吾一撥，衆皆臥地矣。」斯珂拉貝夫斯奇寢其事不復問，且善視來服者久之。邨婦乃相私語，謂來服蓋斯珂拉貝夫斯奇之子耳。衆曰，「是原一見可辨，此狗子大有勇氣，如貴族也。」願其言實不誠，人雖知來服之母，而其父何人，乃終無知者云。來服出賦，受茅舍一，及土田三頃，爾後田卽歸其所有，來服耕田善工作，故事極順遂。復娶一婦，爲邨中冠，欲求更勝，雖秉燭以尋，不可得矣。雖然，使來服能少節其飲者，事當更善。邨人又何能爲力？或有誠之者，彼則答曰，「吾自出錢飲酒，何干汝耶？」來服在全邨中，無所畏懼，惟遇書記不敢肆，每遠見綠

冠，冠下軒鼻垂髯如羊而著長靴者徐步道上，卽自擲其帽，蓋書記亦知來服閱事，當昔革命時，有人命之寄書，而來服曾爲之寄也。

是日，來服返舍，瑪利薩啼泣出迎，呼曰，「噫，可憐人，吾將不復見汝矣！噫，吾將不復能爲汝織衣，不復能爲汝烹食矣！嗟夫不幸之人，人將送汝至天涯地角去矣！」來服驚曰，「婦人，豈汝已啖狂艸，抑爲獸所嚙耶？」婦曰，「吾未啖狂艸，亦不爲獸所嚙，惟書記至此，言汝當爲兵，不復能免。噫，汝將長往天涯地角去矣！」來服乃訊問其事，婦具告之，而隱淑什克詭謀一節，蓋恐來服暴怒，得罪書記，或竟往戩之，將自招禍也。久之，來服乃曰，「汝愚婦人，啼泣胡爲者？吾不復當徵爲兵，以吾年齒已過，且有田宅，有汝

愚婦人，併彼處小鰥矣。」言次，戟手指兒筐，是中臥一周歲小兒，踴躍且啼，聲裂人耳。婦取圍裙拭淚曰，「汝言何謂？豈彼未嘗知汝寄書林中事耶？」來服搔首曰，「彼蓋知之耳。」已乃曰，「吾將往說之，或者事不甚大也。」婦曰，「今可行，且將一盧布去，如不攜錢，勿與彼語也。」來服乃啓篋取盧布，往謁書記。

書記獨居，無他家政，堰後有空屋數區，人稱甄房，淑什克就居其中，共二室，別有門戶，第一室空虛無物，僅見乾芻少許，及脚絆一雙，第二室備應接，亦即書記公臥室，中置一版榻，衾褥凌亂如小丘，側有二枕而無函，枕中羽毛，陸續下墜。榻旁立一案，上列墨壺鐵筆及郵會簿籍，又勃來式勞氏印行之西班牙之伊色貝拉數卷，英國

製素領二，已染汗垢，香油一尊，紙數番，以卷煙艸者，燃一燭，插鐵鐙檠上，火至黯赤，有蠟溺油中。窗前懸巨鏡，旁置衣筒，筒上羅列什物，皆書記公修飾道具，如絨衫領巾，兩當色極鮮豔，又手套革履，此外尚有柱形高帽，蓋書記公赴驢子市時所用者也。方吾執筆時，牀側輦椅中，復有書記公布袴一，而淑什克則偃臥榻上，方捧勃來式勞氏所印行西班牙之伊色貝拉一卷誦之。是時書記公境遇慘苦，至可怖人，必得法人囂俄記之，方稱其實。股創正作劇痛，若在平日，偶誦伊色貝拉，便心神開朗，歡樂無極，願與克魯契克大戰以後，乃非特讀之不能解痛，且適增其苦惱。淑什克是時身發微熱，思慮紛亂，忽焉乃見幻象，景至慘澹。書記公方讀至綏拉諾戰勝，負傷

入宮，伊色貝拉變色出避，胸前錦衣，隨呼吸而動，有若海波，顛聲語綏拉諾曰，「將軍負傷矣！」淑什克時乃惘然，似覺己身卽爲綏拉諾者，喃喃誦曰，「唉唉，吾負傷矣，皇后恕我！幸皇后……」伊色貝拉曰，「將軍少休，且坐，爲我語汝戰績。」綏拉諾則大呼曰，「吾當爲言戰事，第必不敢坐。噫，皇后恕我，可恨克魯契克，否否，吾言堂約瑟也。……唉唉！」誦至此，創痛益甚，幻象頓消，綏拉諾狼顧，見案上燭光猶明，而火燄漸及油中死蠅，乃作小響，此故前此老屋，非復宮中，且亦無皇后伊色貝拉在是。淑什克心已清明，乃起，取片布就榻前水盂中溼之，易傷處紮帶，復就枕假寐。恍忽復在西班牙宮中，皇后伊色貝拉微語曰，「吾摯愛之綏拉諾，吾將親爲

汝理傷也！」綏拉諾毛髮上指，不覺大懼，彼何敢不從皇后之命，顧又焉能使之理傷耶？冷汗涔涔，出于額上，顧俄而皇后已隱，但聞戶闐有聲，立其前者，爲堂約瑟，正綏拉諾之仇也！綏拉諾大呼曰，「汝來何爲？汝誰氏？」堂約瑟頽唐言曰，「吾來服也。」淑什克復寤，皇宮又化爲甗房，燭燃案上，死蠅被灼，爆裂有聲，燭淚狼籍，來服立榻前，室門半啓，克魯契克內瞰，見其半身，眙目視書記公，狀似微笑。淑什克冷汗出於額角，慄然悟曰，「來服來斷吾骨，克魯契克則來助之也！」乃戰栗呼曰，「若輩來欲何爲？」來服出盧布置案上，答曰，「書記公大人，吾爲言徵兵事來者。」淑什克勇氣復返，大呼曰，「去去！」因暴怒，欲起毆之，而大戰時所負傷乃作劇痛，遂

仆枕上，惟恁息呻吟曰：「荷荷，若輩！」

第三章 思索與得策

書記公傷而發熱，讀吾書者，如有美人，當不禁爲吾書英雄下淚，且或恐至昏厥矣，故吾急申之曰，此公不至以傷死也。書記公長壽，正未有極，載使此時竟死，吾亦將折筆不復道矣，願彼未死，故續述之曰，爾時傷信發熱矣，然不意中，羊頭邨會書記公，乃反因之得益，而此事亦甚昭明易解也。蓋滂淑什克既負傷，心中更無歡樂，靜自思惟，乃知前事之謬，其甚矣。爲愚奈何？可謹聽之！初，書記公嘗欲圖來服之婦，以婦本少艾，卽在驢子市中，亦莫有與

之比美者，書記公悅之，不足異也。因此遂欲去來服。使前策竟成，衆取來服爲兵，則滂淑什克便可自慰曰，「今也，可以從心所欲矣！」第欲使來服當兵以代卹長子，則爲事滋難。書記，固有權者也，而滂淑什克之爲書記，尤有權者也，然惜也，徵兵之事，不關書記。主徵兵者，在縣保甲局徵兵委員駐防長及縣令耳，而此諸人，乃於羊頭卹新兵一人，其姓爲來服，或爲盧肥，都無關係也。書記公思久之，遂自問曰，設使記其名于軍書中者，後將奈何？長吏受籍，錄之爲兵，然當與教會簿籍相校，又不能使來服閉口不語，爾時案必平反，或將書記革職，以了此事耳。凡世界巨人，恆以情愛之故，致招悔尤，願終能及時自省，斯則正所以爲巨耳。淑什克自言，初令盧肥記來服

入軍書，一誤也。次詣來服之家，娶其婦，二誤也。次則大言報復，云將遣其夫爲兵，三誤也。善夫，時乎不再來，巨人際此，則忽復自覺，反躬而自責曰，「吾笨驢也！」今也，時機如飛鳥，倏然降於羊頭小邨，淑什克於是亦興起自責曰，「吾笨驢也！」雖然，彼瀟心血以謀此，今遂將斥絕不復顧乎？且既以此喪其一袴，縫人斯魯爾之工資，猶未償也，且又喪布褲一襲，著之方二次耳，今亦遂已乎？否也，舊謀未息，益以新怨，行必取償於彼二人及克魯契克矣。淑什克遂自誓，謂如不揭來服之皮，灌之以蠟者，乃愚夫耳。

第一日易藥時，淑什克卽思索方術，第二日易藥時，亦復如是，第三日易藥時，又復如是。願究竟何所得耶？書記公雖苦心而焦思，

然終無所得也。至第四日，守門者爲自驢子市買膏藥來，淑什克攤藥布上，帖於傷處。異哉藥力也！淑什克時方思索，忽大呼曰，「吾得之矣！」誠然，此巨人蓋已思得方策矣。

第四章 此章可題曰獸在阱中

數日後，已不知五日或六日矣，羊頭邨酒家密室中，坐邨長盧肥，議員戈穆羅，及來服三人。邨長執盃言曰，「汝曹母闕，此無須鬥也。」戈穆羅握拳擊案曰，「第吾言法人必不肯下普魯士人也。」來服曰，「然彼普魯士狗子狡也。」戈穆羅曰，「狡亦何益，突厥將助法人。突厥人，世間之最强者也。」來服曰，「汝安知者，天下最强，獨哈魯般達一人耳。」戈穆羅曰，「吾思汝之起牀，必兩肩先出，願汝從何處曳得哈魯般達來耶？」來服曰，「何曳爲？汝不聞人言彼

乘大舟，沿微思都拉川流，領兵至耶？惟以華沙麥酒不佳，不如家釀，故遂返耳。」戈穆羅曰：「毋誑言！凡日耳曼人，皆猶太人也。」來服曰：「第哈魯般達非日耳曼人也。」戈穆羅曰：「然則何耶？」來服曰：「何耶，彼必該撒耳。」戈穆羅曰：「汝智哉！」來服曰：「汝智當亦不能過我。」戈穆羅曰：「汝信智者，可告我始祖何姓？」來服曰：「亞當耳。」戈穆羅曰：「此教名也，其姓云何？」來服曰：「吾安知者？」戈穆羅曰：「善夫，然吾知之。其姓曰弗克魯西拉。」來服曰：「汝誑也！」戈穆羅曰：「汝如弗信，可聽此詩。」

「格伐時陀，摩爾沙，克多拉斯，巴那，

程來龜，斯伏衍謨，微加爾米拉，

諦斯，斯美爾知，息契普，克多利，扶息契辟爾，

沛爾扶西，羅什支，斯克魯西拉。」

（誼曰，「大海明星，以爾乳腓字帝子，死亡之種子，播自吾始祖者，汝糜之矣。」此蓋頌聖母馬理之歌，具譯如上，惟斷取末句，遺汝糜之矣一語不譯，則其語卽爲吾儕始祖斯克魯西拉也。

沛爾扶西，華言第一，羅什支者，祖也。）

戈穆羅誦已，曰，「善，此非斯克魯西拉乎？」來服曰，「汝此

次言中矣。」邨長曰，「汝盍飲酒乎？」三人皆曰，「頌汝長壽，神賜百福！」舉酒飲之。惟是時適當德法之戰，議員戈穆羅遂復高談政治，未幾，邨長復曰，「善，盍再飲乎？」三人乃又言「神賜百福，

頤汝長壽！」共飲釀酒已，來服以空盞抵案，大言曰，「唉，佳！酒甚佳！」邨長曰，「然則更進一卮乎？」來服曰，「屬之！」時色已大赤，邨長喚其盞，立爲斟之。飲良久，邨長謂來服曰，「吾觀汝雖能隻手取一石大豆，擲諸肩上，然恐尙懼戰爭也。」來服曰，「吾何懼？戰則戰耳！」戈穆羅曰，「人有弱而勇，亦有壯而怯者。」來服曰，「汝言妄，吾非怯者也。」戈穆羅曰，「然亦安可知耶？」來服出其拳，大如麵包，曰，「吾當往！假使汝二人前者，一中吾拳，便碎如朽木矣。」戈穆羅曰，「吾無懼！」來服曰，「盍試之乎？」邨長則解之曰，「趣默，汝曹將戰耶！不如飲耳。」三人復飲，戈穆羅及邨長惟引盞近唇，卽置於案，來服則牛飲立盡，瞳目作白色。邨長

曰，「今當相抱。」三人乃相抱爲禮。來服忽大哭，蓋沈醉矣。因逆兩禮拜前，其青犢夜死牛栖中，哀悼不已。曰，「嗟夫，神胡取吾佳犢去耶？」邨長曰，「汝可勿過悼其犢，頃有文牘自政府來，在書記處，言地主所有山林，當悉分畀農人矣。」來服曰，「善哉，山林之木，豈地主所手植耶？」言次，復自悼歎曰，「犢甚佳，惜哉！當啜乳時，首抵母腹，牛爲騰擲，後足觸梁也。」邨長曰，「書記言之……」來服忽怒曰，「書記何事，彼無與於我！」因作歌曰，

「彼無與於我，如伊革那支……」

邨長曰，「盍再飲乎。」飲已，來服漸靜，坐版榻之上，時戶暴啓，闔次立一人，戴綠綠冠，縮鼻，垂羊髯。來服既醉，推帽使後，

及見書記，乃急攫之擲地上，起立言曰，「敬頌神休！」書記不對，問曰，「郵長在是乎？」三人皆應曰，「在是。」書記入室，酒家主人式穆爾卽捧酒一卮進，淑什克駢之，皺其眉，遂坐案側，室中一時入寂，既而戈穆羅先言曰，「書記公！」淑什克曰，「何爲？」戈穆羅曰，「山林之事誠耶？」淑什克曰，「誠，但必闔郵上書方可耳。」來服曰，「吾不願署名。」蓋鄉農惡名被籍，來服亦然也。淑什克曰，「人未嘗乞汝。不署名，汝自不得土地耳。」來服搔首不語，書記轉身，向郵長議員作莊語曰，「山林之事皆誠，惟必先編籬落，園所受土地，以免爭奪。」來服曰，「甚善，山林價額，且不值編籬之費耳。」書記不理，仍語郵長等曰，「編籬之費，出自政府，且其中尙

有贏餘，蓋一人當受五十盧布也。」來服雖醉，聞此眼光陡明，曰：「爾者，吾亦將署名矣，然錢何在？」書記曰：「錢在我，此則案牘也。」言次出紙一卷展之，誦良久，其語不甚可解，而衆人傾聽，狀皆欣然，爾時使來服少清醒者，常見邨長與議員茸茸私語矣。已而書記出錢曰：「孰先署者？」衆一一書之，來服亦執筆欲下，而書記收其紙曰：「恐汝或弗欲，凡署名，必自願也。」來服曰：「吾胡爲弗欲？」書記遂呼曰：「式穆爾！」式穆爾至戶外，問曰：「書記公何言？」淑什克曰：「汝其進爲證人，證此次署名，皆出自願。」次復語來服曰：「恐汝猶或弗欲也。」而來服已署，字殊模糊，式穆爾亦然。來服受錢，計五十盧布，納懷中，呼曰：「更將酒來！」式穆爾

如命，衆乃復飲。未幾，來服置酒，以拳拄其膝，瞽騰欲睡，且點首數四，旋墜榻下，自語曰，「神恕吾儕罪人！」少頃，已入寐矣。

來服不歸，其婦亦弗至，婦蓋知來服酩酊，將見罵詈，此其素性也。至次日，往往乞恕，至吻其手。來服醒時，向婦不作惡語，廟既醉，則或毆之。是日，來服臥酒家中，達旦始寤，驚起四顧，見其地非茅舍，蓋在酒家，亦非昨夜宴飲之處，僅一小室，櫃臺在焉，又聞人聲曰，「今誦上天父子聖靈之名！」來服諦視，朝日已上，光照玻璃窗間，倒影入室，式穆爾當窗而立，被寬博之衣，首纏睡巾，額際綴帽華一枚，方點其首，大聲祈禱。來服呼曰，「式穆爾狗！」而式穆爾不應，惟搖其身，禱不輟。來服遂自檢點，引手遍撫，凡鄉人夜眠酒

家：晨起恒作此狀，俄而觸懷中盧布，乃驚呼曰，「嗟，此何物耶？」時式穆爾已罷禱出室，去其衣巾，旋徐步而返，來服呼之曰，「式穆爾！」主人應曰，「諾，汝何爲者？」來服曰，「在吾懷者何錢耶？」式穆爾曰，「笨伯，乃遽忘之耶？汝昨夜與郵長定約，允代其子爲兵，汝受錢且署字矣。」來服顏色慘變，自攬其帽，旋擲諸地，仆身其上，乃大號，至窗間玻璃皆震，式穆爾徐曰，「新兵，汝可出矣！」

越半時，來服返，其婦方烹朝餐，聞戶關聲，疾出迓之，爾時盛怒，呼曰，「汝酒人！」比見來服狀，乃大驚，幾不復識，問之曰，「汝何病耶？」來服入室，不能作一語，惟就版榻而坐，以目視地。

瑪利薩詰之良久，盡言其實，曰，「彼輩賣我矣！」婦乃大啼，來服

繼之，小兒臥筐中，啼亦不已，克魯契克悲鳴戶外。隣婦聞之，皆手持刀匕，出相問訊曰，「來服家何事耶？」或曰，「必來服又毆其婦耳。」時來服之婦，哀怨尤過於夫，以彼深愛來服，出萬有之上也。

第五章 此章記羊頭邨法廷及此中人物

次日，羊頭邨將開自治會議，會員咸至，惟貴族獨否。邨中亦有貴族數人，列名會中，顧不欲與同人顯自殊異，則亦惟執不干涉主義而已。昔英國大政治家勃拉忒盛譽此策，深歎美之，久爲世人所知，惟邨會雖行此策，而上流社會勢力，亦不因之而減。設上流社會有事關邨會者，輒在會議前夜，招滂淑什克至其家，坐之客室，進伏特伽酒，且上煙艸，便與商榷其事，已而設饌，主人邀客，誼甚殷勤，自，一坐，滂淑什克坐！淑什克遂坐。逮次日見邨長，乃大言曰，

「昨日吾與札倫波斯珂拉貝夫斯奇或陀扶波爾同飯。嗟，其家有女郎，我輩皆知其意之所在也。」

淑什克飯時，狀甚謹，饌來，皆不知其名，則竊視旁人，效其法食之，且又自持，不以得友貴人，遂露喜色。淑什克多才智，善於處世，今臨盛會，非特不失勇氣，且亦時能酬酢，言近日方見某委員或某長官，且小作葉子戲，每點以一戈貝爲注，意以示交游之廣，至縣中官吏，亦甚相得。顧言次竊睨坐客，乃皆瞠目視盤，爲狀甚怪，淑什克自念，此或禮俗如是也。迨飯已，主人恒不喚客言別，卽拍其肩曰，「滂淑什克珍重珍重！」淑什克復大驚，旣而思之，殆亦上流社會風習如是耳。臨別，握主人手，乃覺其中有物，瑟瑟作響，淑什克

屈指挖主人掌，盡拾響物，且挖且語曰，「恩公，吾儕何需此者？至所云事，可勿念也。」淑什克治事精幹，且有天才，倘能盡職，全部必大見進步，所惜有此一節，故每屆會議，淑什克常默，惟偶至一案，始肯發聲，據法律力爭之。若在他事，未嘗以響物爲先容者，則悉任邨會自決，不復啓口，而法官乃惶惑失錯，如喪其首，進退不知所可矣。

邨中貴族，惟小益田主人滂菽須一人，嘗爲邨會法官，自言上流社會人，亦當與聞其事，顧其言不容於衆，貴族多譏笑之，鄉農慣於分立，意亦弗滿，謂貴人不當與農夫並坐，且引成例以證之，曰，貴人不爲此也。凡有邨民，既無不怨滂菽須自失體統，而淑什克尤憤

憤，則以滂菽須既未以響物先容，與之交游，而一日會議，又面叱淑什克命之勿語，一言蔽之，則全邨無弗怨滂菽須者矣。一日之晨，衆方會，滂菽須聞其側有法官曰，「汝非貴人，陀扶波爾貴人也，斯珂拉貝夫斯奇貴人也，汝則暴發者耳。」滂菽須時方買薄志之田，聞言大怒，遂立去不復問。貴族笑之曰，「彼敗績矣！」且復引諺以證非干涉主義之善，言鄉農者，不可救治者也，而邨會是時亦脫貴人干涉，復得自在，以羊頭邨道理治羊頭邨事，正如巴黎地方自別有巴黎道理耳。即用邨農見識，還治己事，本極適當，而邨人具此見識，亦自天生，此理蓋極易明，無待別證矣。

是日開議，先出官書誦之，言往驢子市之大道已壞，邨人宜出資

修理，其事若何？衆聞言不悅，有議員忽得奇計，遂起言道路何必修治，可取道斯珂拉貝夫斯奇田中耳。使爾時斯珂拉貝夫斯奇在會，自當力爭，願今弗至，以彼守非干涉主義者也，又使昨日淑什克不飲於斯珂拉貝夫斯奇家，此案亦且立決。淑什克飯時爲滂那（女郎之尊稱）雅特徵迦述西班牙都中殺二將軍故事，蓋方讀勃來式勞氏分卷印行之伊色貝拉，得之書中者。飯已，握斯珂拉貝夫斯奇手，乃覺是中有物作響，故爾時書記不錄議員語入簿籍中而閱其筆，此卽示人以書記公將有言也。數人遂同聲曰，「書記公欲有言！」書記公悠然答曰，「吾惟欲言汝曹皆愚夫耳！」凡議院中，苟有善詞令者，言雖簡而力至大，書記公此言，卽駁取道田中之說，且罵及羊頭郝郝會全體。議員

皆四顧，甚不自寧，且搔其首。凡議員搔首，即知與難事遇矣。於是寂然者久之，乃有人作問訊聲曰，「吾儕胡以爲愚夫乎？」書記公曰，「以汝曹乃愚夫耳！」一人應曰，「信然。」第二人曰，「土田終是土田也。」第三人曰，「非然者，吾儕春季不能行矣。」然取道田中之議竟敗，依官書所言，路費計值若干，由會員分任。衆人明於法律，無敢靳情，惟郵長與議員戈穆羅任監工事，獨免出資。此事本屬至公，無可非議，而庸衆弗能盡解，議員或有妬不能平者，遂怒問曰，「汝曹何獨不出錢耶？」戈穆羅應之曰，「汝曹出錢已足，奚待我更賦爲？」此言一發，非特羊頭郵人立服，即在他人，亦不能更辯矣。於是爭者聲立靖，良久，乃曰，「是良然。」

路案既決，衆將進議他事，而不意有小豬二頭，突入室中，奔竄如狂，往來議員脛間，且大噪，其聲震天，會議遂罷。法官皆奔走逐豬，同時大聲呼叱曰，「訶訶出出！」或曰，「唉，汝當偏枯以死！」如是云云。豬乃過滂什克足下，至污書記公所著炒米色袴，變作微綠，力拂不去，雖爾後洒以佳製藥皂，復取所用牙刷刷之，終不能脫。幸而法官明決，雖丁此時，心不爲亂，遂擒豬，提其後足，豬奮力抗拒，而終於擲出戶外，於是室內復靜，庶議前事。

此時所議者，乃邨人禮拜三訟滂菽須事也。初，禮拜三有牛，夜入滂菽田中，飽噉苜蓿，及晨皆卒，禮拜三哀悼，因訟之，乞憐於邨會。法官察其顛末，立決之曰，「禮拜三雖故縱其牛入滂菽田

中，第使田生禾麥而非首着惡艸，則牛當健在，不至遽遭慘禍，腹脹而死。」衆以名理法學，討論其事，綜而言之曰：「殺禮拜三之牛者，非禮拜三也，滂菽須也，故滂菽須當償禮拜三之牛，且罰劔五盧布入官，以儆其後，設被告不肯賦，則自其牧人二鼻追取之。」是後又鞫數案，惟皆與淑什克無關，故咸任法官自由判決，又以貴人各守英國非干涉主義，故法廷絕無擾攘，惟法官及兩造陳詞，時雜詛罵，如汝常偏粘，或爛腸中疫之聲，不絕於耳。讞定後，則兩造中無論勝者負者，各出金若干入官，其事亦至可師法，蓋如是則郵長書記足以保其威嚴，復能令郵人惡訟，羊頭郵道德日進，止於至善，殆十八世紀哲學家所夢想不到者也。此外尚有一事，足以記載，則爲每當罰劔時，

滂淑什克啓冊，輒僅記半額入官，半則留以備不時之用，而將來何
用，亦即由書記公郵長及議員戈穆羅主之。

法庭訊鞫次第，先民事，次及刑事，官乃命皂隸自牢中牽犯人出
庭聽訊。羊頭郵會文明漸進，牢獄已改新式，即獨禁之制是也。郵中
獄制甚善，已無可疑，郵長所管牢，共分四區，犯人分居其中，每區
一人，惟有物爲伍，其物，即少年動物學教本中所記，曰，「豚，以
不潔故名，且造化復斲其角，正以見造化之智者也。」犯人獨坐，此
物與偕，物不相擾，犯人乃得沈思，悔其舊惡，且生改過之心也。時
皂隸疾趨牢中，攜犯人出，至法官前，男女各一。讀吾書者，當知羊
頭郵中常有案情，事極蘊藉，理尤深微，今日之事，亦正屬此。有一

寶玉，亦名跋勒諾，又一黛玉，亦名汲思邁雅般邁，（原用狹斯不爾傳奇中人名，今易之。）同役農學者家中，一爲僕夫，一爲僕婦，旣而相愛，如比翼鳥，不能分飛。廟未幾，黛玉乃由愛生妬，一日偶見寶玉與莊中侍婢雅格那語，久之不出，遂大怒，自決待時報復。無何，寶玉自田間歸，如黛玉言，未及飯時而索食不已，二人遂相怒罵，終至揮拳，黛玉亦以杓柄報之，於是黛玉玉貌上見青黑傷痕，而寶玉之額亦負傷見血，法官今日，即當定其曲直是非，命孰出七十戈貝償直者，以爲愛不以誠，至相鬥毆者戒焉。爾時西方風氣，競言尊女，願法官剛正，獨不爲動，且深惡之，乃右寶玉，命之先言。寶玉仰其破額曰，「法官大人鑒之，恨此豬耳朵久久擾我，吾前日歸家午餐，未

嘗有過，彼乃言我曰，汝黃狗，主人猶在田間，汝乃歸耶？汝會復坐
鐘後，搖目視我耳！吾則未嘗返置，第自吾助雅格那汲水後，彼即大
怒，擲吾食器於案，肉幾躍出，且復不令我食，詛我曰，汝外道之
子！汝叛人，汝量地師，汝副方丈！彼言副方丈時，吾乃擊其嘴，特
此亦一時之憤耳，而彼遽以杓柄敲吾頭。」是時黛玉不復能默，乃握
拳直抵寶玉鼻次，呼曰，「誑也，誑也，誑也！汝乃誑如一狗！」遂大
哭，轉身與法官曰，「法官大人鑒之，吾不幸之孤兒也，天帝在上，
幸助我！吾見彼與雅格那非在井次，吾語之曰，列貝勒丁，汝不云
愛我一人耶，今何爲者？彼當全身塔化，舌成木槪，當得白楮敲頭，
杓柄猶未爲足。日脚猶高，而彼已歸家，大呼索食，吾善語之曰，汝

無賴子！主人猶在田間，汝乃歸耶？第吾未嘗呼之爲副方丈，上帝鑒之，吾未嘗呼也。第彼當……」言未已而郝長怒，面玉作訊問聲曰，「汝不能暫閉豬嘴耶？」衆乃立默。法官沈思其事，擬善爲之理，遂不令負者出七十戈貝，惟以保法廷威嚴故，遂決二人均禁牢中二十四小時，且各罰一盧布入官，以儆羊頭郝士女。時淑什克乃記冊中曰，收跋勒諾波思迦雅般迦各五十戈貝入官。

裁判既終，淑什克起，整其妙米色袴及荷花色兩當，議員亦各取冠及馬箠，將出。自小豬入室以來，戶卽長掩，是時忽闢，來服已見，狀至頹唐，後隨其婦及犬克魯契克。婦色如白紙，容貌憔悴，若負重憂，清淚滿眶，時時沿頰而下，來服仰首，直入室中，遽見法

官，忽止，下其聲曰，「敬頌神休！」議員同聲答曰，「悠久無疆！」
郵長則怒視曰，「汝來何爲？」初頗倉皇，已乃漸定，又曰，「來何爲者？汝曹又鬥耶？」來服曰，「法官大人……」言未已，婦卽曰，「且靜且靜，吾當言之，汝第靜坐。」隨取裙拭涕淚，顫聲陳其顛末。廂此來奚爲，則卽訟郵長書記於郵長書記之前也。婦曰，「衆招彼去，許以材木，令其署名，彼竟署之，衆與以五十盧布，第彼已醉，曾不自知人乃賣己及其妻子矣。」又垂淚曰，「時彼沈醉，已不復如常人，凡人醉時，恒不自審何作，如有人醉中作書，官赦不問，以人知彼沈醉，不自審也。天地在上，幸賜憐憫，若在醒人，必不肯以五十盧布自貨其身。法官憐我，憐彼愚夫及此小兒，使彼一去，遺我不

幸之人煢煢獨活，則將奈何？幸治官見救，神必以是福公。」婦欲更言而嗚咽不能下，來服亦泣，時時以指拭鼻。議員皆動色相視，次視郵長書記，左右亦不知所可。已而婦力自抑，賡續前語曰，「彼日來狀如中癩，曰，吾將殺汝及此小兒，將焚居室，惟吾必不往，吾必不往！嗟夫，願吾儕婦人小兒，亦何罪者？彼不復至田間工作，惟長日枯坐，時作歎息，吾則獨望郵會期至，望公等慈悲，伸此冤苦，嗟夫，耶穌聖母救我！」是時室中寂然，惟聞婦人啜泣之聲，議員中有老人，忽喃喃語曰，「醉人以酒，然後賣之，非正也。」一人應曰，「然，其事非正。」來服之婦蹠闕次曰，「願上帝祐公！」郵長大愧，議員戈穆羅亦然，惟斜睨書記，書記亦不語，逮婦陳述已，淑什克乃

面衆議員曰，「汝曹愚夫！」全室立寂。如入播粟時。書記復曰，「例有明文，約書既立，有人妄行干涉者，當付海防廳判罪。汝曹愚夫，亦知海防廳爲何物耶？汝曹愚夫不知也。海防廳者，……」言次，出視拭其鼻，又作莊語曰，「汝曹愚夫，不知海防廳者，任其自落網中，迨至剝膚，始知海防廳爲何物耳。如有人自願代人爲兵，汝曹可勿妄與其事，約書已立，證人在此，無他言矣。法律載有明文，人如不信，可查例案處分。使人飲酒，亦復何有，汝曹愚夫不嘗飲酒耶？」是時也，即使公正之神，白晝見靈，一手提衡，一手秉劍，自郵長火鑪後徐步而出，立員議之間，則其震摺人心，以較海防廳明文例案諸語，恐亦不能過矣。時衆皆默，久之，議員戈穆維始低聲發

語，衆驚視，如奇其勇。戈穆羅曰，「誠然，人飲酒，遂至貨其馬，或貨一牛一豬，亦然，此習慣也。」邨長曰，「然，吾儕飲酒，惟從習慣耳。」於是議員皆作氣語來服曰，「人如釀酒，胡不飲之？」或曰，「汝豈僅六歲，不自知所作何事耶？」或曰，「且衆未必遂斷汝頭。」一人曰，「汝入營後，可僱人爲代，彼當代汝居家中，伴汝婦耳。」是時衆皆歡笑，逮書記啓口，乃復寂然。淑什克言曰，「第汝曹乃不解何者當問，何者不當問。來服脅其妻子，且揚言將焚居室，是則汝當干涉，不可不罪也，且婦人既來告訴，自應爲之伸理。」婦絕望大呼曰，「妄哉妄哉！吾未嘗爲彼所苦。嗟夫耶穌，世無曲直，豈宇宙已將滅耶？」顧法官定讞，謂來服夫婦所言，皆毋庸議，惟深爲婦

危，當加保護，乃定來服監禁二日，又恐他日復萌是念，則罰二盧布半入官以儆之。來服蹶起如狂人，自言必不入獄，若罰銀，則將盡出郵長之五十盧布，遂擲錢地上，呼曰，「孰欲得錢者可拾取之！」衆乃大噪，皂隸趨進，力搏來服，來服毆以拳，皂隸則攫來服短髮，婦人大號，有議員捉其頸，推之至戶次，且拳其背，送之出室，衆則助皂隸強捕來服致之獄。時書記則記冊中曰，收跋夫倫來服罰金一盧布二十五戈貝入官。

來服之婦惘然歸家，目昏無見，且行且躓，惟捩其手，啼曰，「嗚嗚嗚！」

郵長心甚慈祥，方偕議員戈穆羅徐步赴酒家時，語之曰，「吾頗

爲婦人悲：「當貽以黃豆一斗，或何物耶？」

第六章 庶女叫天

讀者至此，殆已知吾書英雄之奇策矣。蓋滂淑什克欲圖來服夫婦，因出此覆巢之計，第使籍來服名入軍書，終必無利，惟醉之以酒，令自署約，且受五十盧布，則事益錯綜，書記公可以乘此妙策，有所布置。時郵長方願以八百盧布贖其子，聞書記公計，亦大喜，從之，而滂淑什克廉潔自好，僅取二十五盧布爲己酬勞，了無貪婪之意，即罰銀入官半額，亦與郵長分得，不多取也。然淑什克負斯魯爾債，恒不能償，則亦不可爲諱。斯魯爾者，縫師，自驢子市來，以所

製巴黎時樣衣裳供給全邨者也。吾前文既漏言書記公負債，今亦不爲粉飾，將更述淑什克極意修飾之故，蓋一爲慕風雅，二則書記公方懷春也。然讀者幸勿疑所懷在來服之婦，如滂淑什克自白，彼於此婦但小有嗜好而已，若其至情所鍾，乃別有在。設更問書記公意中玉人，則舍滂那雅特徵邇外，自無他人矣。每當明月中天，色作銀黃，滂淑什克輒坐戶外榻上，取所善小風琴奏之。目視莊園，顏色憔悴，繼以微歎，作豔歌曰，

「我黎明灑淚，直到黃昏，

又中宵歎息，絕望銷魂。」

夏夜寂靜，歌聲徐渡，向莊園而去。未幾，淑什克又歌曰，

「我問你無情世人，爲甚將美士華年，者般斷送？」

使有人見此，遂斥書記公爲情癡，則大誤矣。此巨人固多情，而癡則未也。淑什克嘗自夢想，以雅特徵迦爲西班牙之伊色貝拉，而已則爲綏拉諾或厚爾福利，然不能至。於是此巨人爲情所制，以至不能自持，一日薄暮，淑什克見莊外竹枝上晾衣裙數襲，裙腰皆畫皇冠，暨雅斯二字，淑什克識之，此滂那雅特徵迦物也。顧讀者恩公，今幸告我，天下何人則能自制者？書記公時亦不能自制，乃不禁趨進攬裙，敬接以吻。莊中侍婢瑪戈斯伽見之，急走入告人曰，「書記公乃以女公子裙拭鼻矣！」幸也，聞者皆不之信，故此巨人懷春之事，亦遂弗敗。雖然，淑什克曾有所冀耶？恩公幸勿爲忤，彼蓋有所冀

也。每造莊園，心中似有微聲呼之曰，「善，今日飯時，滂那雅特微迦必在案下竊躡汝足矣！」淑什克復自壯曰，「嚇，毋懼爲！」爾時意氣甚盛，蓋非深於愛者不能至也。淑什克久讀勃來式勞氏分卷印行之伊色貝拉，因益深信必能得女郎眷顧，然雅特微迦乃非特不屢其足，且白眼視之，不啻一籬一貓或一皿耳。淑什克大悲，因苦心經營，冀回其意，每結一領巾，其色絀怪，世所未有，或著新袴作斑文者，心輒自念曰，「今日女郎應屬目矣！」而縫人斯魯爾持衣至時，亦曰，「汝第著此袴，卽往乞伯爵女公子，亦可得矣。」而終亦無益。淑什克入坐，滂那雅特微迦昂然入，尊嚴如帝王，衣上大小麤積，皆瑟瑟作響，旣坐，便以纖指執匕，不一垂睇。書記公皇急，念曰，「豈彼

不知此乃貴品耶？」然終不因此失望，又自計曰，「使吾能爲副巡檢者，斯善耳，人無需勞勞爲。且由副巡檢以至巡檢，路亦非遠，爾時可用黃車雙馬，而女郎且將在案下竊握人手。……」淑什克喜極，更進計握手以後事，第其事深隱，閱藏胸中，故吾亦不復宣之矣。

淑什克天生多情，既愛滂那雅特微迦，而於來服之婦，又小有嗜好。此婦貌雖不惡，顧羊頭邨巨人竭力圖之者，又不盡緣於貌。蓋以婦人強項，應與懲傲故也，以一農婦而強項，敢犯書記公，自淑什克視之，其罪不赦，以是益欲圖之，即以報其無禮。况與克魯契克戰後，怨毒尤深，且知操之過急，人必蒙死而鬥，遂設奇計，使來服與邨長定約，則來服全家禍福之權，皆在掌握矣。

惟來服之婦既出郵，意猶不死，次日適爲禮拜，乃自決赴楮木郵，乞計於長老。楮木郵有長老二，其一曰郎羅諾夫斯奇，年已垂老，目瞪如魚，頭左右搖動，瑪利薩今日造謁，非是此人，惟長老契什克聰明正直，當能錫以善言，慰其愁苦。婦初欲侵晨過往，乘未開粥撒祭時先見長老，而來服禁豬圈中，家事待理，晨起先掃茅舍，次飼牛馬及豬，及烹朝食，送之獄，太陽已上，爲時晏矣。比至郵，則禮拜已始，郵婦衣綠衫，坐墓塲中，出新鞵躡之，瑪利薩亦如是，旋入禮拜堂，見契什克說教，長老郎羅諾夫斯奇則坐神壇之次，瞳目搖其頭如故。福音朗誦已畢，長老契什克方論中古法國外道，力闢其非，且引當時羅馬教皇聖諭，言極詳贍，次復切誠郵人，當自卑

遜以悅上帝，毋信邪說，妄自譎張，誤莠作苗，以招悔尤。言時雜引康迪拉克，服爾德，路索，阿霍羅微支諸人，惘然無復分別，末言外道死後，當得何報，備歷種種刑苦，來服之婦聞言，雖不能解，而意頗爲動，自思長老言必甚美，蓋見其竭力大呼，汗出被面，而聽者皆歎，如垂死時呼吸之將絕也。

說教已，繼以彌撒。唵，來服之婦禱矣！其禱極誠，爲未曾有，蓋心負重憂，得此聊以自解。已而時至，長老鄔羅諾夫斯奇素衣如鴿，開篋出神餅，又轉身向衆，兩手捧神餅臺，餅作日形，正當其面，長老閉目歛首，養氣久久，忽發聲曰，「大哉神餅！」郵民應聲誦曰，「下民稽首，舊法韜光，新宗嬪代，還將誠信，補諸缺陷。」歌

聲宏厲，窗闔爲震，巨琴呻吟，寺鐘大小悉鳴，門前鼓聲如雷，鐘中青烟勃勃，日光斜射，映烟氣作虹霓色。在此香煙日光人聲嘈雜中，神餅高舉，其光熒然，舉凡數次，時白衣長老獨立烟中，道貌儼然，彷彿如見天人，壇下信士，莫不如感神力，立得慰安。來服之婦亦大悅，呼曰，「嗟夫耶穌匿此餅中，嗟夫耶穌，勿棄我不幸之人！」時涕淚皆下，願與平日絕異，淚雖狼籍，而心則慰安也。婦乃長跽，頰首向地，不復有知，惟覺有天使舉其身，輕如一葉，直至帝居，其地更無滂淑什克，更無邨長，更無軍書，惟有神光環繞帝坐，奪人目睛，及天使羣飛，如白羽之鳥而已。

婦睡良久，及起，則彌撒已竟，禮拜堂虛寂無人，香篆瀟漫，上

接屋頂，邨民皆去，惟壇上有老人方熄燭。婦遂起，至長老家求見。契什克方飯，然聞有婦啼泣來謁，便立出。長老年齒尙少，色黯澹而容甚莊，額頗廣博，微笑靄然，見客問曰，「汝來何爲？」婦跪捧長老足，歷述始末，且哭且吻其手，已乃舉目視長老曰，「長老救我，賜以忠告！吾專爲乞長老忠告來也。」契什克溫語曰，「汝言當，吾第有一言相贈，曰，忍之，從神命！神故以禍患試其誠侯，試之如約百然，犬舐其創，或如亞札勒思，兩目皆盲。然吾神聖明，孰爲誠侯，神必福之。今可念汝夫禍患，卽爲醜酒之罰，且神若罰之於生前，必赦彼於死後矣。」婦瞠目視長老，遂起自去，不作一語，而歸途中乃覺氣息幾絕，如有物頓其咽，哀極欲泣，然不能聲。

第七章 無題

午後五時，邨中大道之上，遙見一碧織，一黃色艸冠，上綴青條，又一杏黃色錦袍，緣以綠，此蓋滂那雅特微迦飯已出游，中表兄弟滂微克多爾旁侍。滂那貌頗美好，黑髮碧睛，膚色如乳，衣尤華美，風姿綽約，珊珊徐步，如飛空之神女也。一手攜織，一手提其裾，下露素裙，裙下利屣，亦隱約可見，微克多爾依之行，卷髮覆額，且初留微鬚，亦復如畫圖中人。二人皆玉貌韶年，歡嬉多福，益以情思崇美，遠出凡塵，入於詩界，今行道上，與邨俗景物相接，乃

猶天神入世，顧邨雖蠻野，而二人高潔，初不爲汙。時方縱論詩文，如士女常度，若邨中男婦，乃身衣土布，絕不知二字何誼，卽言之，亦不能解耳，此事思之，良可復念也。

二人所論，皆前此已經言及垂百十次者，言議風發，又頃刻易題，如蛟虺往來花間，顧亦不能云促，凡與美人談笑，正如張絹素於畫檻，必待其錦心爲加金華於上，又時展心情，如素薇初開，見其芳馨，且爾時言論，復得隨處而生，如飛鳥在天，逍遙太虛，或如蔓艸坵枝，蜿蜒上長。若在邨中酒家，則莽夫鬪飲方酣，以農夫鄙言，論農夫鄙事，而二人飄然獨往，別有天地，猶戈諾德詩所謂居百寶舟中，象齒爲檣，黃金作舵，絹素爲帆者也。

時滂微克多爾已爲滂那雅特微迦所服，愛慕欲狂，人當此時，最適談詩。滂微克多爾乃問曰，「君曾讀亞黎氏新刊詩集乎？」女曰，「然，滂微克多爾，君知我幾爲亞黎憔悴死矣！吾一讀其詩，如聞仙樂，恒不禁自誦鄔易斯奇詩曰，

身臥白雲間，悄然都化，眼淚下溶溶。

天地無聲，止有薜華海水，環遶西東。

且握手，載飛載渡，……」

滂那雅特微迦止誦，忽曰，「唉，使吾識彼，必相愛矣！爾時彼我心，當能共喻。」微克多爾徐曰，「幸也，彼已有室矣！」滂那雅特微迦傾首微笑，笑厯起於雙頰，斜睇微克多爾曰，「然君言幸者何

耶？」曰，「假如君言，則將有終心慘澹，失其生趣者，吾言蓋正爲斯人幸也。」滂微克多爾言此時，正合悲劇文情，滂那雅特徵迴曰，「第君譽我過甚。」滂微克多爾乃急改入抒情之什，曰，「君乃天使！……」女曰，「噫，足矣！願言其他。君不悅亞黎耶？」微克多爾曰，「頃來吾且恨之矣！」女曰，「噫，君又作此醜態矣。幸君莊語，告以所愛詩人。」微克多爾頽唐答曰，「瑣芬斯奇也。」女曰，「而吾則甚畏之，血也，火也，狂暴也。」滂微克多爾曰，「然在我無懼！」言次，狀甚勇猛，有犬適自茅舍走出，見狀立垂其尾，夾股間，退入室中，不敢復出。

二人至磚房之外，則有人自窗間竊望，軒鼻，垂羊鬚，衣茶綠兩

當。已而過茅舍，上覆蒲陶樹枝，屋後有窗，正臨小池，滂那雅特徵
迦言曰，「君曷觀精舍，此羊頭邨第一風雅處也。」微克多爾曰，
「此何屋耶？」女曰，「此屋昔爲邨塾，邨人工作田間時，兒童讀書
於此，蓋吾父所建也。」微克多爾曰，「第今者是中何有耶？」女
曰，「惟酒瓶耳。」問答未已，忽至大澤之次，澤中臥豬數頭，卽正
以不潔故得名者，行人欲繞道過澤，必先過來服之家。來服之婦坐戶
外木株上，曲肘著膝，歛首支於掌中，色慘白如石像，兩目皆赤，惘
然遙望，若無所知，亦非弗見過客，而滂那雅特徵迦見之，呼曰，
「晚來佳！」婦蹶起，持二人之足，啜泣無語。滂那問曰，「汝何事
耶？」婦乃曰，「嗟夫，吾曙光金果，（皆敬愛之稱）君至此，殆

神所遣也。幸女公子助我！」於是歷述其事，時引滂那之手，親以吻，淚痕斑斑，手套皆溼矣。滂那皇遽之狀見於顏色，訥不能對，久之，始畢，瑟言曰，「然吾何以爲助？吾甚爲汝哀，然何以爲助。可詣吾父……：……：吾父或能，……：……：惟今別矣。」滂那言次，提其杏黃色袍裾，至錦襪皆見，華文藍白相間，遂偕滂微克多爾自去。婦自後呼之曰，「神當福君！」而滂那甚戚戚，微克多爾且彷彿見目有淚痕，欲慰藉之，因與論克拉綏夫奇及其他文海中小魚，談笑漸洽，旋忘前事，不復道矣。時來服之婦乃自念曰，「詣莊園耳！吾第一著本當先詣莊園。唉，吾蓋愚婦人也！」

第八章 無題二

莊園有廊，上覆蒲陶枝蔓，前臨大庭，中爲甬道，夾道植白楊，夏日飯後，斯珂拉貝夫斯奇夫婦恒坐廊下啜茗。是日有客三人，爲長老鄔羅諾夫斯奇，契什克，及巡檢斯多勒比支奇。主人體格偉大，緒面多鬚，方倚胡牀吸烟艸，滂尼（夫人之稱）斯珂拉貝夫斯奇則調茗享客。巡檢者，懷疑家也，乃與長老戲謔曰，「長老恩公，今請以大戰之事告我！」長老舉手遮其耳，問曰，「何也？」巡檢則朗語曰，「大戰之事耳。」長老曰，「唉，大戰之事乎？」遂喃喃自語，又仰

首沈思者久之。巡檢正色，衆皆靜待，然前已聞之百餘次矣，蓋衆見是翁，恒使遠此。時長老曰，「爾時吾爲副牧師，正牧師則長老格拉迭須，然，吾言不謬，長老格拉迭須，卽經營會堂者也。一日彌撒後，吾語之曰，長老格拉迭須！長老問曰，何也？吾曰，吾似覺此處有人至矣。長老亦曰，吾亦覺此處有人至矣。吾儕同視，則見有出風磨之後，或騎或步，繼以旌旗銃器。吾乃自思。咦，又別見有人相向來。吾乃自思曰，其羊羣耶？然彼非羊，僅甲士耳。爾時彼此相見，彼呼曰，止！此亦呼曰，止！爾時甲士自林中奔出，此向右走，彼向左走，此向左走，彼從其後，衆乃見矣！咦，衆遂相戰。衆從山後發銃時，有物閃爍，吾曰，長老格拉迭須，見之乎？長老曰，吾見之

矣。衆發火器，彼欲渡川，此不肯令之渡川，此毆彼，彼亦毆此，時而此勝，時而彼勝，吶喊也，烟氣也，遂至短兵相接，忽焉，吾見此已敗，吾曰，長老格拉迭須，彼勝乎？長老曰，吾亦疑彼勝乎。吾言未出口，而此潰走，彼追其後，於是溺殺，生擒。吾自思曰，了事矣！……顧何了者？……吾言，然而……」老人揮手，臥椅中，復入沈思，惟首顛益甚，目亦益瞳。巡檢大笑而號曰，「長老恩人，畢竟戰者何人，在何地何時耶？」長老復以手遮其耳，問曰，「何也？」巡檢面主人曰，「吾幾以笑死矣！滂斯珂拉貝夫斯奇曰，「盍進烟草乎？」滂尼斯珂拉貝夫斯奇曰，「盍飲伽菲一盞乎？」巡檢曰，「否否，吾笑不能飲矣。」主人每值禮拜，必聞長老言一次，願今以巡檢故，

則亦和而笑之，爾時，主客皆欣然，忽聞室外有人小語曰，「敬頌神休！」滂斯珂拉貝夫斯奇即起問曰，「誰也？」答曰，「來服之婦也。」滂斯珂拉貝夫斯奇曰，「何爲者？」婦懷嬰兒，乃力屈其身，抱主人足曰，「貴人，吾來乞救，乞憐憫者！」滂斯珂拉貝夫斯奇遮其語曰，「雖禮拜日猶不肯與我安息耶？」主人言時，一若婦日日來擾，令不得寧者，已而復曰，「且汝當知有客在是，決不能爲汝去之。」婦曰，「請待於此。」主人曰，「善，然則待之。且吾一人，亦不能割而爲二也。」

滂斯珂拉貝夫斯奇入室，婦出立園籬之下，待之久久，主客方高談，時有歡笑之聲，來襲其耳，顧瑪利薩不欲笑，聞之心益戚戚。未幾滂那雅特徹迦借滂微克多爾返，同入室中，斜陽漸下，旋見僕夫

耶舍克出至廊下，易几案，且設茗具，去白布易之，置盞納匕，鏗然有聲。瑪利薩久待倦甚，初欲歸去，逮後復來，繼恐時晏，遂坐籬旁細艸之上，且乳其兒。兒既飽欲寐，然至不安，蓋兒晨起卽病，婦亦患寒熱，欠伸思臥，而力自振勵，一意喚之。已而漸入昏黃，明月見於天半，茗食既具，廊下燈光驟明，主客未出，以女公子方爲客奏琴也。來服之婦坐籬下自誦聖歌，復念滂斯珂拉貝夫斯奇將如何爲之救助，婦亦不能言其故，且不知滂斯珂拉貝夫斯奇與徵兵委員及縣令友善，僅出一言，事便立解，故尙懸揣郵長書記爲體，則滂斯珂拉貝夫斯奇當何以對付之。自念曰，「貴人秉性慈祥，必不絕我弗援也。」婦言殊誠，滂斯珂拉貝夫斯奇蓋實善士也。且婦又念貴人平日頗善視

來服而其母又嘗乳滂那雅特微迦，以是心爲少慰，思極至忘其倦，不覺久待闌二小時矣。少頃，衆出廊下，瑪利薩自蒲陶葉間窺望，見女公子方執銀壺爲客斟茗，卽昔日聞諸母氏，所謂馥郁甘泉，飲之終日甜美者也。衆飲茗，談笑甚歡，瑪利薩爲之感歎，念貴人身世，良較邨農樂也。熱淚涔涔，遂落頰上，顧念忽中斷，則見耶舍克奉肴饌出，熱氣蒸騰，婦因自覺其餓，蓋日來食不能下，惟今日黎明，飲牛乳少許而已。心自計曰，「安得貴人賜以剩骨，俾得嚼之乎？」婦自知若往乞者，衆必見異，且不僅剩骨耳，廟不敢前，懼擾貴客，則滂斯珂拉貝夫斯奇將怒也。久之飯已，巡檢卽辭去，又約一小時，教師亦出，登主人之車，瑪利薩見滂斯珂拉貝夫斯奇扶老人上車，知已時

至，乃漸近廊下。車發，滂斯珂拉貝夫斯奇語御者曰，「汝倘覆車堤下，則吾亦會覆汝矣。」隨仰其首，視明日天氣何如，見暗中婦人白衣，乃呼問之曰，「孰在是？」婦對曰，「來服之婦也。」主人曰，「唉，汝耶？趣語其事，時晏矣。」婦告之故，主人吸烟艸且聽，已而曰，「苟能爲力，甚樂相助，惟吾已言不干涉邨中事矣。」瑪利薩顛聲曰，「吾知之，第吾思貴人尙或憐我，……」言至此，聲咽不復能語，滂斯珂拉貝夫斯奇曰，「汝言甚善，然吾何能爲？吾不能爲汝自食前言也。且亦不能爲汝詣長官，彼或嫌我屢以私事干謁。汝自有邨會，邨會弗能助，則可往乞長官，汝自識途，與我同耳。吾何能爲者？今可去矣！」來服之婦抱主人足，嗻聲言曰，「上帝福

公！

第九章 無題二

來服自豬圈出，不歸茅舍而趣酒家。凡鄉人遇窮，輒以醉自遣。既出酒家，便趣滂斯珂拉貝夫斯奇家，計與婦同，顧亦敗。人常詬而恒不自審所言。而來服尤桀驁，聞貴人言非干涉主義，則以慇語報之，鄉人愚蠢不通權術，又措詞鹵莽，遂被貴人揮出戶外。比歸，見其婦，語之曰，「吾已詣莊園矣。」婦曰，「汝亦無所得耶？」來服握拳撞案，怒曰，「狗子，會當火其居耳！」婦曰，「汝且靜！滂斯珂拉貝夫斯奇何言耶？」來服曰，「彼令我詣長官，彼狗！……！」

婦曰，「然則吾儕當趣驢子市耳。」來服曰，「吾將去，俾知縱無彼人，吾亦能爲也。」婦曰，「汝且勿往，吾將去耳。恐汝酗酒，得罪長官，增憂患爾。」來服初不肯聽，顧午後卽赴酒家，次日亦然，婦任之不復問，凡事悉聽之天而已。至禮拜三日，遂攜兒赴驢子市。所畜一馬，當工作田間，婦遂徒步，黎明即行，蓋驢子市去邨可四十餘里也。婦初意途中或遇隣右，得附車沿而坐，願久之無所遇。晨九時，至森林之次，倦甚，遂坐地，出筐中所攜雞卵二枚麵包一片噉之，少憩復行。日漸炙人，乃遇楮木邨人赫爾綏克，方載鵝赴市，婦遂請之，願附車側。赫爾綏克曰，「甚善，惟道中多沙，僅吾一人，猶懼馬不勝也。可出一什洛提，（值十四戈貝）當載之。」瑪利薩自計所

有，則僅契式奇（值三戈貝或六格羅斯）一枚裹巾中，因出而獻之。
赫爾綏克乃答曰，「一契式奇乎？汝安能在道上拾一契式奇者？契式奇，錢也，可謹守之！」言已，鞭馬疾馳而去。夏日益熱，婦汗出如雨，然不少懈，一時後，已入驢子市界矣。

凡有人熟知地理，當知行客之自羊頭邨詣驢子市者，必先過禮拜寺前，寺爲宗教改革前所建，中祀聖母馬理像，云有神異，每禮拜日，丐者卽坐門前，呼號乞施，聲震雲霄。惟今非禮拜，故僅有一丐倚闌而坐，衣服破碎，露一足，五趾皆落，一手持鞞漆鐵盒之蓋，呼曰，「天仙夫人！」逮見行客過，則益伸其足，且大號如被毆，曰，「世間善人，可憐跛足，敬乞慈悲！上帝賜君百福！」來服婦見之，解

市出錢，就詢之曰，「汝寧有五格羅斯乎？」婦蓋欲與以一格羅斯，而丐者得錢，卽漫罵曰，「汝客一契式奇，不以與人，神亦絕汝，靳汝助矣！今乘吾未怒，可趣去。」婦不與校，遂行。已而入市，乃大驚，人詣驢子市者，得道雖易，而失道尤易，驢子市蓋信非易居之地也。卽入隣邨，猶待問訊，况臨大都如驢子市者耶？瑪利薩自思曰，「吾且失道，如迷森林中矣。」苟欲弗迷，舍問訊自無他術。婦初問委員，卽得之，顧至其廡，則委員適公出。又問長官何在，人答在官廡中。顧官廡又何在？嗟夫愚婦人，官廡自必在驢子市耳。婦乃倉皇四覓，久之，見一巨室，狀如宮禁，閤大怖人，門外車馬無數，似室中方開大醮，故衆皆集。已而見一人，盛服徑過，婦抱其足曰，「敢問官廡

焉在？」其人曰，「目前卽官廨耳。」婦振其氣，直入室中，引首四顧，見兩旁皆長廊，左有小戶，右亦然，若更前望，則小戶無數，戶外皆榜文字。來服婦交臂作禮，竊啓第一戶，躡足而入，乃見大堂，如禮拜寺，一人盛服金紐坐堂上，耳後夾一筆，衆立堂下納錢，金紐者口啣烟艸，得錢卽書一紙付之，衆受書立出。瑪利薩疑凡人至此，例當賦錢，而所餘一契式奇，已爲丐者所奪，遂畢瑟至闌外，然衆皆不之理，亦弗一視。婦立而待，約一小時，衆或出或入，闌後懸鐘的的作響，婦鶴立如故。旣而衆漸散去，室中闐然，堂上金紐人據案作書。婦氣少壯，言曰，「敬頌神休！」金紐者問曰，「誰也？」婦曰，「長官大人！……」金紐者曰，「此處，會計課也。」婦曰，

「長官大人！」金紐者曰，「已告汝，此會計課也。」婦曰，「然則長官安在？」金紐者以筆指戶曰，「在是！」婦出，則復在廊下，而終不得長官之居，彌望惟小戶相次，又將奚適耶？已乃見衆中有鄉人，手執馬箠，便迎而呼之曰，「老父！」鄉人曰，「然汝胡爲者？」婦曰，「汝何來？」鄉人曰，「楮木邨耳，然汝胡爲耶？」婦曰，「敢問長官安在？」鄉人曰，「吾安知者！」遂去。婦復見有人著金紐，但非盛服，衣已敝，肘下有孔，就而問之，皆不聽其言，惟答曰，「吾無暇也。」婦遂更入第一戶，戶外揭籬曰，「非官中人入室者有禁！」然婦未之見，婦非官中人，而敢入此室者，吾已前言之，蓋未見此示也。婦四顧，見已在虛室中，窗下陳版榻，有人坐而假寐，別

有戶通於他室，中有盛服者數人，躑躅而步。婦至睡人前，氣又少振，以其人狀似鄉農，伸其足，韃穿有穴，婦掣其肘，睡者覺，張目視之，旋大呼曰，「不可，此所禁也！」婦驚而奔，睡人卽闔其戶。婦時自審，已第三次在廊下矣。遂坐戶外，忍以待之，雖至死不怨，心自計曰，「或者有人見我，來相問訊也。」婦亦不哭，惟目作微痒，引手摩之，且似回廊小戶，皆旋轉甚疾，衆奔走其側，左右亂竄，戶闐有聲，人語譁囂，如在市集。久之，神意見憐，乃有貴人啓戶出，觸坐人幾蹶，遂問曰，「婦人坐此何事？」婦識其人，蓋曾見之楮木邨禮拜堂者，答曰，「待長官耳。」貴人曰，「此處乃縣令，非上官也。」隨指廊下一戶曰，「戶懸綠牌者即是。然勿往，官方有事也。可待

之，行當過此耳。」言已自行。婦感極，目送其去。久之，綠牌之戶忽闢有聲，一老人出，衣軍服，循廊疾趨。咦，此必長官，非他人矣。蓋以衆尾其後，無不有所請願，擁諸中央，或左之，或右之。瑪利薩遙坐，聞衆呼曰，「長官閣下，僅容一言！」或曰，「長官大人！」語至嘈雜，而官悉弗聽，行不輟。婦見長官，自覺目漸昏暗，惟自思曰，「聽神意耳！」隨蹶起踞廊下，舉兩手當其道，官見之而止，從者亦止。長官問曰，「汝何爲者？」婦呼曰，「長官大人！」願不復能語，震懼失次，舌強如木槪矣。長官又曰，「何也？」婦吃吃曰，「徵兵，……」長官曰，「何也？豈衆將徵汝爲兵耶？」從者皆大笑，意以迎悅長官，而官則顧之曰，「汝幸勿聲！」隨蹶急語

婦曰、「趣言之！汝言何謂？吾無暇也。」而婦聞笑聲，心緒立亂，惟斷續言曰，「盧肥來服，來那盧肥，嗟夫！」從者之一曰，「婦人醉矣。」或曰，「彼遺其舌於家中矣！」長官益躁曰，「汝究何爲者？豈醉耶，抑何也？」婦知大事將去，更無希望，乃呼曰，「嗟夫耶穌馬理！長官大人！」而官方多事，徵兵旣始，吏職復繁，且不能與婦久語，遂揮其手曰，「伏特伽，（酒名）伏特伽！而婦又尙少且美也。」隨語之曰，「逮汝酒醒，可陳其事於郵會，更由郵會陳之我前。」婦聞言幾仆。而長官語已，便疾行自去，衆從其後，呼曰，「長官閣下，僅容一言！」或曰「長官大人！長官大人！」

廊下俄頃已寂，小兒忽啼，婦如夢覺，急起立，舉其兒，小聲作

歌，而其聲怪異，不類平日。漸出廨舍，雲物滿空，天陲雷聲隱約，氣熱如蒸。爾時婦二次經古禮拜寺前，其心情何若，吾亦不之記矣。假使滂那雅特徵迦臨此境地，則吾將取之作抒情小說一卷，俾驗實哲學家見之，亦知世間尙有如是理想人物在也。蓋在滂那雅特徵迦，則一遇外緣，立生內感，心處窮愁之境，卽能以窮愁之語，達其窮愁，文情悽惻，至可感歎。卽如凡此種種塊界，梵獨微弱，橫被強暴，如秋葉當風，飄泊無寄，天地神人，咸莫我救，使滂那雅特徵迦當此，必能望空獨語，吐其哀情，斯其語慘惻動人，令聞之者不殊身受，吾第筆之成書，而吾之聲名，亦得從此立矣。若來服之婦則何如？鄉人而遘憂患，則受之耳，夫復何言。今婦身丁此劫，如小鳥爲頑僮所

苦，婦前行，風吹其背，汗流於額，如是而已。時而病兒張口喘息，如將隕落，婦則呼之曰，「耶舍克，嗟夫耶舍克，吾心乎！」遂吻兒額，額熱加炙。瑪利薩過禮拜寺，已入田野，旣而忽止，有醉人向之來。雲行天末，積疊益厚，似示風暴且至，時有電光起伏，而醉人悉不之覺，衣裾當風而張，覆帽下及耳際，蹣跚行道上，左右曲折，且行且歌曰，

「陀陀入園，買防風去。」

吾執巨杖叩陀陀脛，陀陀逃去。嗚嗚嗚！」
逮見來服之婦，則頓止，張其目呼曰，

「嗶嗶，汝是善女人，吾儕同到麥田去！」

遂前，欲捉其腰。婦大驚，急躍入道周，醉人從之立仆，旋起，然不更追，惟拾石力投之，石破空作呼聲，婦覺頭上劇痛，目立昏，踉於地，而心殊了了。念及小兒，便蹶起復奔，至十字架下，止而反顧，乃見醉人蹙蹙而步，相距已半里矣。時覺頸際甚熱，舉手撫之，視其指，血汗滿焉，婦目復昏，遂暈。

少頃漸蘇，則肩倚十字架而坐，遙見一車相向至，蓋陀扶波爾家物也，中坐陀扶波爾子及一女師。小陀扶波爾不識來服之婦，而婦曾見諸禮拜堂，故識之，意欲往請，俾乘風暴未至，將其兒歸羊頭，遂強起立，然不能少前。時車行漸近，小陀扶波爾見婦人立十字架下，便呼曰，「婦人婦人，盍且坐！」婦曰，「上帝福君！……」

而少年遽曰，「第且坐地上，坐地上耳！」蓋小陀扶波爾喜惡作劇，名聞全邨，遇人於塗，便相侮弄，乃驅車自去。婦聞車中二人笑聲蚩蚩，旋見小陀扶波爾與女師接吻，未幾，車入暗中，不可見矣。

來服之婦時復獨處野中，然諺有之曰，「婦人蟾蜍，雖用鐵刀，不易殺也。」又一小時，婦復前進，惟其足屢屈，時欲傾跌，力擁病兒至胸前，言曰，「嗟夫上帝，小兒何罪！嗟夫吾金魚也！」時寒熱忽作，乃喃喃自語，如已中酒，曰，「茅舍中兒筐已虛，彼則負銃往戰場矣！」大風越頂而過，冠墜，被髮及肩，臨風飛散。俄而雷光大作，霹靂起於身畔，空中聞硫黃之氣，婦踣踞地上，意立清明，呼曰，「帝怒赫矣！」乃舉首視冥天，顫聲誦世人謹將意之歌。奔電發

于雲中，光甚凶怪，直射至地，婦入道旁林中避之，然深黑怖人，時聞大聲，如林木震悚，昏昏相語曰，「嗟夫上帝，今將奈何？」已而頓寂，未幾，別有聲息作于森林深處。婦恐絕，念此或妖鬼方與幽都木客相語，或鬼兵將至，如暴風雨之過也。時又自念曰，「苟能出林外者斯善耳！」林端有磨塲，磨工之室亦在，遂併力趨出，張口翕氣，時風暴已作，雨下如注，又雜以雹，狂風四起，林木爲屈，林中煙雨瀉亂，濃霧間之，路已迷失不可見，樹枝下曲著地，搖動作大響，雨水點滴而下，時聞枝折之聲，此外獨有冥闇而已。婦疲甚，乃呼曰，「人救我！」願聲極微弱，人無聞者，且遏于風，格喉中不能出。婦知不能復前，乃去巾及裙，又解外衣，悉以裹小兒，見側有

松樹，遂匍匐就之，置兒樹下，自臥其側，呼曰，「上帝安我魂魄！」
隨闔其目。

風暴久久不歇，逮霽，天已昏黃，雲間見明星三五，松下臥白衣
婦人，偃然不動。時聞暗中有人聲曰，「噯！」未幾，車行漸邇，馬蹄
踏行潦中，水激作響，亦隱約可聞。此蓋檉木邨農人赫爾移克，自驢
子市貨鵝而歸者也，見來服之婦，遂下車。

第十章 才子之得勝

赫爾綏克自樹下救來服之婦，載之向羊頭邨，而來服見風暴且至，亦取車出逆其婦。遂遇諸途。婦歸，偃臥終夜，次日亦不起，及第三日，兒病，婦乃強起。隣婦至，以神香爲兒祓除。老媪紀瑣伐者，邨中鍛工之妻，能訶禁，手持一篩蟹一黑母雞，云可祛病。未幾，兒果瘥，而來服益縱飲，不復可與語。婦病少間時，問兒何如，來服非特弗與慰藉，且黯然曰，「汝自趣城市，兒乃見擢於鬼。使汝不已失汝兒者，吾當以兒付汝耳。」婦聞言哀怒，欲譴其不義，而口

不能言，惟呼曰，「跋夫倫！」隨以淚眼視來服，來服方坐篋上，聞之躍起，良久不言，已而變其聲曰，「瑪利薩恕我，吾苦汝矣！」遂大號，至吻其足，婦亦啼。來服嘗謂婦賢，自愧不能相稱，顧其時不能持久，重憂腐心，令人憤亂，各不相得。來服歸時，或醒或醉，恒不與婦語，惟坐篋上，以目視地，顏色慘厲，或數時不少動，如化爲石。婦則治理家事，操作如故，惟亦不言，或偶相問答，反形畢瑟。二人終日默處，狀如相忤，以是茅舍中寂靜死。人已知末路且近，莫能解救，更有何物可言耶？數日後，來服忽生惡念，遂詣長老契什克欲求懺悔，顧長老不之慰，惟命明日更來。次日，來服出，不復赴禮拜堂而趣酒家。及醉，乃大言，謂設使上帝終不見助，當貨其魂於

魔鬼，聞者漸避之。來服之家，如被詛呪，邨人乃言邨長及書記公所爲滋當，因留此凶人不去，惟招神怒，降禍於羊頭邨也。老媪輩則盛造流言，謗來服之婦。

一日，來服家井水忽竭，瑪利薩就酒家前井中汲水。道中間小兒相語曰，「新兵之婦來矣！」或曰，「此非新兵之婦，第魔鬼之婦耳！」婦聞之不語，惟見小兒各交臂作十字，以辟不吉。婦提甕將歸，而酒家主人式穆爾適立門外，口銜甕製煙斗，下垂及髯，見之，去斗呼曰，「瑪利薩！」婦止而問曰，「汝何爲者？」式穆爾曰，「汝已往邨會乎？」婦曰，「然。」式穆爾曰，「汝已見長老乎？」婦曰，「然。」式穆爾曰，「汝已赴莊園乎？」婦又曰，「然。」式穆爾曰，「汝已

詣長官乎？」婦復曰，「然。」式穆爾曰，「而汝終無所得乎？」婦不答，惟作微歎。式穆爾曰，「善哉，汝曹愚人，羊頭邨中更無愚過於汝者矣！汝去胡爲者？」婦曰，「然則吾當何往耶？」式穆爾曰，「何往乎？契書安在？在紙上耳。倘使無紙，即亦無契。取其紙毀之，足矣。」婦曰，「汝言誠易易，第使吾能得此紙，久已毀裂之矣。」式穆爾曰，「汝乃不知書記有此紙乎？汝行必得成。彼嘗語我曰，荷來服之婦自來乞我，當立毀此紙，事即了矣。」瑪利薩默然，惟提水甕徑詣磚房，時室外暮色下矣。

第十一章 凶終

大熊星既下降，三角星登於天，來服茅舍戶闐有聲，其婦悄然入。既入，乃木立不能動，蓋婦初意其夫必醉眠酒家如平日，顧今乃不然。來服坐篋上，以手按膝，瞠目視地，鑪中燃炭，見婦，黯然問曰，「汝安往？」婦不答，即仆足次，大哭且言曰，「跋夫倫，跋夫倫，惟緣汝故，吾乃至自辱。彼欺我，隨語罵逐我出。跋夫倫，惟汝尙當憐我，跋夫倫！」來服啓篋出斧曰，「否，汝不幸之人，今末日至矣。可速與此世爲別，汝將不復見之矣！汝可憐人，將不復坐茅

舍中，第當臥禮拜堂墓場。……」婦戰慄視其夫曰，「汝將殺我乎？」
來服曰，「然，瑪利薩，幸勿滯滯，可交臂作禮，百事即了，汝且不覺苦痛也。」婦曰，「跋夫倫，汝信將殺我乎？」來服曰，「速枕首篋上！」婦呼曰，「跋夫倫！」來服吹沫滿口，叱曰，「枕首篋上！」
婦啼曰，「救我救我！人救……」語未已，惟聞斧聲一擊，隨以呻吟，首觸地作響。斧二擊，止聞微呻，遂聞三擊四擊五擊以至六擊，血溢遍地，鑪火著血而滅，婦遍體作微顫，旋伸其身，遂不復動。未幾，有赤光破暗而作，莊園火發矣。

結末

吾書至此，尙欲以數言告之讀者，則爲衆終不捉來服爲兵，蓋以定於酒家之約不足據也。然鄉人不知此，士大夫又謝不問，故滂淑什克得乘機屏當，知其事必久久遷延，則鄉人恐懼而其婦可得，巨人奇計，果不誤矣。若更究後事，則來服縱火莊園後，即欲往而報怨，然衆呼火發，全部皆起，淑什克遜，遂免。迄今仍居羊頭郵書記之職，且自冀旦夕選爲法官，近又卒讀巴波拉鄔勃理克一書，深望滂那雅特微迦有日將在案下竊握其手。至此入官及握手二希望爲敗爲成，則非

遲之後日，不可知也。

關於「炭畫」

一 小引

「顯克微支名罕理克，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生於奧大利屬之波蘭，所撰歷史小說數種皆有名於世，其小品尤佳，哀艷動人，而炭畫一篇爲最。炭畫云者，誼取簡略圖形，如稿本也。丹麥評賢家勃蘭兌思作波蘭文章論，稱之曰，「其人才情美富，爲文非惻而深刻，如炭畫一篇，實其上乘，書言有農婦欲救其夫於軍役，遂至自賣，蓋傑作也。」又美國人冠丁言，此文作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時著者方客美

洲加釐福尼，自云所記多本實事，託名羊頭村，以志故鄉之情況者也。民生顛愚，上下離析，一村大勢，操之凶頑，而農女遂以不免，人爲之亦政爲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觀於羊頭村之事，其亦可以鑒矣。己酉二月，譯者記。」

以上是炭畫譯本的小引。一九〇八年在東京找到了冠丁譯的兩本顯克微支短篇集，選譯了幾篇，把炭畫也譯出了。過了些時，纔寫這首小引，那時是宣統元年，清廷大有假立憲之意，設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團體，文中那些迂曲的話即是反對這個而說的，因爲我相信中國的村自治必定是一個羊頭村無疑。

二 通信一

「作人先生台鑒：大著炭畫一卷已收到，事冗僅拜讀四之一，雖未見原本，以意度之，確係對譯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但行文生澀，讀之如對古書，頗不通俗，殊爲憾事。林琴南今得名矣，然其最初所出之茶花女遺事及茄因小傳，筆墨腴潤輕圓，如宋元人詩詞，非今日之以老賣老可比，吾人若學林氏近作，鮮有能出色者：質之高明，以爲如何？原稿一本，敬以奉還。……二月二十七號。」

以上係一九一三年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的覆函。其中有些話也有道理，因爲寫信的人于舊文學是頗有研究的，但是一本稿子總之是回到我的案頭來了。

三 通信二

「作人先生鑒：日前接到來示及童話略論……，具見著作宏富，深爲欽佩。前炭畫稿一本，本欲寄還，茲以童話略論亦不甚合用，故與炭畫一併交郵挂號奉趙，乞即察收。……八月二十七日」。

以上是同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的覆函。這里有一件事應當附帶說明，便是那篇童話略論我本來說不要（不，實在大約是不敢想要）現金報酬，只望送我一年什麼雜誌，可是這也成了一場夢，他終於同了炭畫一併回到家裏了。

四 通信三（佚）

這里應當有一封文明書局的覆函，只可惜遺失了，炭畫既然到處

碰頭，賣不到錢，（其實時值估價也只能賣到五六十塊錢罷了，兩元一千，圈點空格不計，）只好另想方法。展轉地找到介紹，請文明書局出版，共一千本，板稅百之十五，定價二角，計每本可得洋三分。契約訂好，炭畫遂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出板。光陰荏苒，七八個年頭忽已過去，市面上炭畫一書久已絕跡，三十元的板稅却一個大都不見，于是寫信去問出版的書局，不久來一回信，說本局已經換了東家，以前的事一概不知道。（精確一點的說，以前的事請你去找原來的老板去，這在我當然是沒處去找的。）結果是一切都與己酉二月無異，只是手頭的一卷稿本變成了一本鉛印的小冊子。

五 評論

「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生奧屬波蘭，竭力於革命運動，爲光復會長，見忌于奧國，因亡命美洲。素持斯拉夫主義，主親俄；一九一六年俄政府宣言將許波蘭獨立，顯克微支力贊其事，未成，以是年十月卒。初作小品，未爲世人所知，一八九六年著何往 (Quo Vadis)，叙羅馬宜祿王時新舊宗教之衝突，始得名。又有兵燹等歷史小說三部，記波蘭累代與異族戰爭事，美國費耳布思 (Fields) 教授謂古今歷史小說能得荷馬史詩精神者唯此與俄國戈戈耳 (Gogol) 之太拉思布耳巴 (Taras Bulba) 也。然勃蘭兌思 (Brancas) 則深稱美其短篇而不滿于歷史小說，波蘭印象記云，「顯克微支系出宜門，天才美富，文情菲惻，而深藏諷刺。所著炭畫 (Swice-weglem)

記一農婦欲救其夫于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屬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又樂人揚珂，天使諸篇亦極佳勝，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甚能動人。晚近模擬大仲馬作歷史小說，層出不已，因獲盛名，且得厚利，唯余甚惜之，所爲不取也。『蓋勃蘭兌思素薄歷史小說，故對於顯克微支著作亦與仲馬等視，深致不滿也。』

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言情，無不佳妙，寫民間疾苦諸篇尤勝。事多慘苦，而文特奇詭，能出以輕妙詼諧之筆，彌足增其悲痛，視戈耳笑中之淚殆有過之，炭畫即其代表矣。『顯克微支旅美洲時著此書，自言記故鄉事實，唯託名羊四村而已。村雖稱自治，而上下難散，不相扶助，小人遂得因緣爲惡，良民又多愚昧，無術自衛』

，于是悲劇乃成。書中所言，舍來服夫婦外，自官吏議員至于乞丐，殆無一善類，而其爲惡又屬人間之常，別無誇飾，雖被以詠諧之詞，而令讀者愈覺真實，其技甚神，餘人莫能擬也。……』

以上是一九一八年所寫的講義稿的一部分，現在節錄出來，使大家約略知道上邊所說的炭書是怎麼一種東西。

六 廣告

這應該是書店替我做的，我自己怎好來說呢？我所能說的只是，這是十七年前的舊譯，而且還是用文言寫的。是的，這的確如此，但是，我至今還是很愛他，覺得這是我的譯文裏的最中意的一篇。因爲原文實在太厲害了，所以雖是譯文一點兒都不顯潤滑圓，也覺得捨不

得，想把他保存起來，流傳出去。改譯白話，實在也並非沒有這個意思，不過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既然有了一本譯文在那里，似乎也就不妨將就看看，不必在百忙中來動手，留下這點工夫去修別的勝業，或者較有意思罷。

將炭畫譯文校正句讀，擬付印刷，復將關於炭畫的文件一二編錄在一處，算作一篇後記附在裡邊。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于北京·周作人記。





12

譯者譯著一覽

紅星佚史(商務).....	五角
匈奴奇士錄(商務).....	三角半
域外小說集(羣益).....	五角
現代小說譯叢(商務).....	一元
現代日本小說集(商務).....	一元
自己的園地(北新).....	六角
陀螺(北新).....	八角
雨天的書(北新).....	八角
炭畫(北新).....	四角
狂言集(北新).....	八角
談虎集(北新).....	六角
點滴甲乙集(羣益).....	印刷中
真談虎集(北新).....	印刷中
藝術與生活(羣益).....	印刷中
黃薔薇(商務).....	印刷中
鳳凰磚齋隨筆(北新).....	印刷中

一九二六年七月付印
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

版權
所有

分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寶山里七七號

北新書局

原著者
翻譯者 周作人
發行者 北京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

實價

